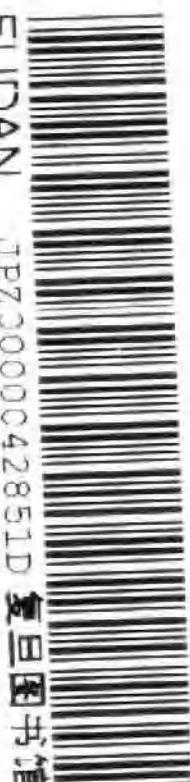


小寫情說療妬針

FUDAN

JPZ000042851D



天虛我生潤文
小翠譯著

第一章

899
1022.3

少年醫博士徐啓室門出低聲曰夫人放懷君父已脫危險矣更將息數日者當可全愈時小廳中僅燃一燭光線至黯惟聞有女子聲微喟曰嗟夫敬謝上帝聲顫顫含愉悅意似窮愁積慮之中驟然得釋者語次有一女郎自黑影中亭亭出俯身握博士手吻之者再微聲曰上帝福汝聲柔而和懇摯無僞意雖無多言亦足感人心肺當櫻唇着博士手時博士心中大似演說家聞臺下之

★



上海大學圖書館

探

鼓掌聲幾亦欲舉其柔荑力握之以洩胸中之快蓋此次診治手續雖非大繁然博士年事猶少於醫界爲初進竟能奪老約翰於死神之手其自喜也亦宜惟思握之非禮且見女郎之夫薛萊詩者方岸然立於女郎身後目光炯然直射己面乃忍而止薛萊詩軀幹至偉植立女郎身後爲狀乃如金雀花背植以參天之檜即蠟炬之光亦爲所蔽乃不敢明惟病房中之燈光自門竇間映射而出適燭女郎之面臉霞眉黛一一顯如圖畫博士牛平見婦女雖多然恒不以置心角迨識女郎始訝天地間乃有如此美人蓋

女郎粉蘭者。實天仙化人也。面作橢圓形而下。頰略尖。髮柔如雲。色若黃金。上抹以脂胭。覆其酥額。額平乃無縷紋。足見生小怡和。初未嘗有一絲愁緒。擾其心曲眉彎彎。若籠烟。一雙媚眼。則吾幾無物足以喻之。非藍非黑。瑩然若水晶。每一轉瞬。輒如愛神立雲中。揮其羽扇。使大千男女之心。花一一爲之開放。時芳心正滿。貯之。意容光。乃益煥發。瓠犀粲露。潔如編貝。鬢間露微渦。兩點嬌愁。抱而吻之。亦決不以爲侮。蓋女郎七歲。卽失恃。其天性中所貯之。

愛情乃悉鍾於老父之身。今其老父賴博士拯之出死，則又安得勿感。蓋女郎心中直認博士亦猶父也。其父爲警吏，軀短而弱，生平無所愛，所愛亦惟此女。凡事無不任掌珠之意，惟婚事則逕由老人爲之專主。蓋知己身日弱，旦不保夕，必贅一勤儉之婿，克承其家庶已。死後靈魂亦安。薛萊詩者，固壯健人也，家亦小康，故爲老人所喜。蓋凡體弱之人，恒慕健者，翁亦不免耳。然其事實大誤。蓋薛萊詩之妻，亦良不易爲也。初仇儼間，固尙篤厚。後薛萊詩惑於友人白林根律師之言，乃漸不滿意於其妻，蓋自分萬不如女陰。

疑其有鄙已心而白林根既使其夫婦弗睦復進而向女獻其殷勤女雖未知其事顧殊鄙之輒避不與面白林根大恚益肆其如簧之舌向薛萊詩道女短甚且謂其實有外遇也薛萊詩性情本至剛愎且多疑初聞白林根之語卽恚憤至不可遏顧以事無左證乃不能一洩其怒今兒其妻吻此少年博士之手忿火遂欲突眶而出握拳透爪幾欲躍出立踏博士於地而扼之死顧一轉念又復自忍將一覘其究竟時粉闌猶自曼立其前殊不之覺且不自省此吻實爲非禮蓋粉闌胸無城府行事一本天性初不知有

所嫌忌。目視老父臥室。似覺燈光亦復大明。生氣盎然。直透門隙。而出爲狀。直如仙境。胸中一切已盡忘。之所憶者。但憶此室之中。其摯愛之老父。方安然而臥。已無危險。而所以得致此者。博士之力也。感樂交併。不禁淚凝於頰。復握博士手。曰。嗟夫。吾親愛之博士。願上帝加福於汝。粉蘭此言。實可立禮拜堂之頂。向天人大眾。則聲宣之。顧乃微細。其聲似有所怯。初實非怯。蓋喜心翻倒轉。不能自振其神。聲雖微然。一入其夫之耳。直如焦雷觸腦。幾裂粉蘭。語次。卽姍姍推室門入。博士恐其驚擾。病人亦隨之入廳中。乃祇。

留薛萊詩一人兀立勿動胸次爲怒氣所塞起伏不已著者曰紛
蘭入時若能回首一視者後此或且無事蓋薛萊詩雖怒然使一
見其妻誠懇之目光當亦釋然知其無他特惜粉蘭當日心中實
未遑一念其夫耳博士旣入囑看護婦及女數言復診病者之脈
竟乃注藥水於玻杯置看護婦側慰女勿憂始提篋而出迴身以
掩室門於時薛萊詩立轉其身履聲登登直向樓梯奔厯而下博
士微愕亦隨之下則見薛萊詩已兀立於餐室門次以手叉胸面
獰怖若厲鬼博士竊疑其癩顧不便越之而過則鞠躬曰先生予

爲君賀。君舅且愈矣。語未竟。薛萊詩驟指其門曰。來卽先邁步而入。博士從之以篋置案頭。倚身其間。微視薛萊詩。疑訝殊甚。顧亦勿問。但曰。君舅之病殊危。若治稍晏。且將不起。幸予識其病。施以刀圭。然有數分鐘間爲狀。亦至險。此實大博士事也。而予竟能畢事實。爲天幸。薛萊詩厲聲曰。誠幸。誠幸。汝自來此。亦無日勿幸。試問汝。汝在此果何爲。博士詫曰。君未省耶。予來蓋爲君夫人保其性命。蓋夫人實以老人爲命。老人而死。君夫人亦無命矣。今幸就痊。君當感我。蓋予使夫人愉悦。彼悅亦卽汝悅。理宜。一握手以爲。

謝。言次。伸手以待。其握薛萊詩怒聲曰。咄。彼悅。卽汝悅耳。何與我。
趣歛汝手。予決不握汝而吻亦決不言愛。汝言至此怒極而顫喘。
息曰。天乎。吾誠不解汝二人之面。何竟厚於地獄之垣也。彼於晨
間。尙申申詈我。其意恨不立咒我死。庶汝二人得如所願。而今夜。
！噫。竟敢當我之面。以彼之吻。吻汝之手。彼直以汝爲教皇矣。
嗟夫。彼謂汝爲親愛。須知此二字者。我爲其夫。未嘗一度聞之。汝
誠幸福。不淺。博士失色曰。先生。汝言當慎。凡人於妻。非可任意侮。
辱之者。吾儕頃間之事。光明正大。可對上帝言之。汝毋以己度人。

偷世人。均如汝者。上帝且悔造此萬惡之世界矣。言次。哆唇微哂。而薛萊詩已怒吼立舉一椅。力擲之。博士趣避椅。乃掠案而過案上之篋。直躍至數武外。琅然墮地。蓋啓傾一刀於地。映燈閃閃。作光燦然。射目。薛萊詩狀若猘狗。一躍而前。取刃於手。博士此時。態轉鎮定。但冷然視之。既見薛萊詩將力撲而前。乃却步曰。先生如此。亦佳。此刃即去年救霜星之命。亦所以拯汝者。今乃欲以此刃而刺吾胸。則吾自當受之。又何敢辭。言次。現爲苦笑。聲顫顫。且勿續語。出薛萊詩似有所警。面色慘沮。手不能舉。讀者當知博士所。

謂霜星者。蓋薛萊詩之友也。薛萊詩嘗以睚眦之嫌。操刀決鬪。竟創其頤。其家屬訴之於法經。博士施以手術。得不死。薛萊詩乃倖免於罪。今聞博士言。心乃不禁微動。顫視其刃。久之忽微吼。擲之。地若猛獸。口中之食爲人所奪者。疾趨而出。砰然闔其扉。既又一聲似入他室矣。博士俯拾其刃。納之篋中。啓室門出。至梯次。聞其上有小蠻。繚躑躅聲。作疲倦聲。曰何事。乃喧囂至此。博士知爲女郎。殊不欲更見之。疾行而過。出覺晚。風拂面。夜色清涼。殊甚。顧博士心殊不憚。攀登馬車。默念已今晚所爲。殊未盡善。一念薛萊詩。

獵怖之狀則又不禁微忧自語曰願吾畢生勿更見此惡態遂揚鞭力鞭其馬馬受鞭卽展四蹄得得向西卡墩而去

第二章

博士所思果能臆中與否著者初不之知薛萊詩近來雖無若何之舉動然一覘其蘊毒之目光實足使人不寒而栗其妻粉蘭則但一意侍其老父此外一無留意至飯時始暫出病室就餐粉蘭待人悉本謙和卽狡惡如芳莉亦禮之如上賓芳莉者薛萊詩之表妹也論其姿色亦不亞於粉蘭特行爲放蕩遂使絕代之姿容

轉爲助惡之具。初頗屬意於薛萊詩，有委身之意。迨既失望，遂益不檢其行。與白林根往來尤密。一時不齒於西木墩人之口。然芬莉之志殊高，不願因白林根之故而棄其一切以爲吾人具此麗質。當嫁高貴蘊藉之人，庶爲不負。及見博士遂毅然棄白林根而就博士。蓋博士之狀適如其所望也。是日適爲浣衣之期，芬莉遂著其圍裙，往粉蘭家假襄助爲理之名，藉思一見博士。其作事固速，而且潔。迨粉蘭覺而出迎，則諸事且井井就緒，女感甚，抱而吻之，爲禮。此舉實爲粉蘭自識。芬莉以來之第一次也。蓋粉蘭平日。

自外貌視之與芬莉似亦頗洽而心殊不直其所爲特以近來覺薛萊詩待已之情日疎漠然竟如路人其父粗愈後粉蘭歸已寢室而渠竟移榻以往餐室凡此舉動粉蘭深知薛萊詩者非因體惜已之勞倦而然中心抑鬱無可告語今見芬莉至遂不覺親稔逾惄此可憐之女蓋猶未省己身已履危境而尤不圖除己之外尙有一人方切盼博士之至也芬莉事竟踴蹀於樓上嘘唇作歌僞作從容狀而心則焦灼殊甚念博士苟不至則已此來爲徒勞矣既思老人病猶未愈渠安得勿至遂靜心待之少頃聞樓下有

轔轔聲以面就玻窗窺之果見垂楊隙裏一馬車緩緩而進端坐而揮鞭者卽博士也芬莉大喜狂奔而出見粉蘭方俟博士於梯次亦勿顧逕掠身而下其疾乃如飛燕至園次始立而微平其氣緩行以前僞若偶然相遇也者晒曰博士晨起佳哉博士初見之意頗不懌旣憶及適間所慮思是人爲薛萊詩之戚探之或可得其端倪亦未可知因止車花徑與之間談蓋博士自餐室相忤後與薛萊詩殊不常見卽或遇之而薛萊詩回首見爲博士立趨避若恐不及顧此一瞬之間目光已足膚慄因知其蘊毒已深但一

觸之立且發洩無遺中心志忑不測其意究將如何實則芬莉縱爲彼稔戚彼心中事芬莉又安能知之博士亦姑妄探之耳然芬莉意殊不屬所答輒非所問語甘且酸博士雖木木顧見其流睇蘊笑之態心亦微悟不懌益甚芬莉弗覺復曰君來何晏也粉蘭俟君久矣予視其燥焦不甯之狀直如坐於針氈言次以目視博士之色見無他異乃復笑而續曰在理老人病已粗愈且能起坐粉蘭宜可放懷乃猶亟亟盼君之至若以爲唯一之希望者予誠不解其然博士曰此亦無怪蓋約翰先生纏綿床褥至今且將匝

月爲之女者安能勿急在夫人之意以爲予早至一分鐘者則其父病亦早愈一分鐘耳蓋其心中以爲鄙人前此解剖之事奏效如神直視鄙人如神明矣言至此復微哂曰然以木偶之神喻我尤當蓋此神初實一無所能者也然凡爲婦女者恒有此等迷信之念密斯亦以爲然乎芬莉時方有所思聞言疑爲譏已顧視其色則又不類乃哂曰博士恕予予生性愚魯乃不解所謂迷信與否特予果爲粉蘭者則無論如何之事既可托之於君又何必更自戚戚博士聞芬莉謔詞心殊憎之顧仍僞爲愉色曰謝君謬獎